# 陈引驰 “中国文学史”：省思、理论与脉络

1. 一、省思
   1. 有必要对“文学史”本身作一些反省：
      1. “文学史”通常被视为“文学”和“史”的结合体。
      2. 首先，就“文学”而言，可以有宽、狭两种理解。
         1. 狭义的即指“文学作品”；广义的可指整个文学活动，从创作到作品到接受的过程。
         2. 狭义的理解更明了些，当然也应适当联系文学活动的整个过程，但其归属仍在作品，在作品所具有的或为人所理解的艺术价值。
      3. 其次，看“史”，不妨接受通常的理解，指在过去时间中发生的事件，所谓“文学”的“史”，不妨说是过去时间中发生的文学事件。
   2. 但问题未结束：以文学作品为核心的文学事件如何构成了“史”？
      1. 文学史的研究者早就注意到，联系文学事件与其说是构造一部历史，不如说是展览历史的片段；也就是说文学史中的“文学事件”作为历史性的客观只是并不就是“文学史”，“文学史”还具有内在的联系性。
      2. 要将文学事件连缀成一个序列，就像文学活动本身，首先是一个叙述问题，需要抉择和安排，需要一个可以连贯的有意义的模式。从这个角度来说，对文学事件之间关系的构建远不仅是客观知识，而且是主观诠释的结果。
      3. 一旦跨越客观主义的幻想，我们很容易注意到：构建文学史首先是一个理论问题。
   3. 首先——什么是文学？
      1. 我们接受这一部分文本具有文学性，而排斥了另一部分，其实质上是不同时期文学观念不自觉冲突、调整的结果。
   4. 在对文学的本体性理论把握的基础上，还存在一个透视文学史的视点问题，它决定了文学史的取向。而透视文学史的视点，不在文学史本身：
      1. 首先，文学史考察之视点在文学史之后。
         1. 也就是说，文学史是文学史之后的人构建的，其视点不能超乎自身的历史性。
         2. 不仅为了避免拘泥于历史的误解之中，还因为文学史建构本身，有许多问题是站在文学史之后才建立的。
         3. 有些文学史现象只有从溯源式的目光逆向考察才可能做出更充分的意义阐发。
      2. 其次，文学史考察之视点在文学史之外。
         1. 现代情况下，主体的据以把握对象的全部现在条件，并不是蕴藏在对象之中的。
         2. 当我们书写文学史时，总是以一种比较的眼光在看待作家与作品。
2. 二、理论
   1. 文学史是理论设定以某视点为依据展开的结果，然而其施展层面何在？
      1. 文学史和核心是文学作品。文学作品本身具有多种层面，对其中任何一个的解析和通贯都有助于我们深化关于文学史的认识。
      2. 文类划分的标准历来多歧，但它总需兼顾文学的内容、形式的诸方面，涵盖较广。文类切合文学本体，又兼顾内容、形式诸层面，诠释的延展性较佳，诸多文学史现象只是据此才能得到较清楚准确的剖析。
      3. 文类的把握，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刻，可以展示文学发展的趋向。
   2. 文学史书写中“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矛盾”
      1. “对于诗歌来说，文学史就像是‘门厅’，人们只有通过它才能达到诗歌，但它本身并不理解诗歌”
      2. 西方文论界所谓“文学史悖论”考虑“如何才能赋予艺术以历史的基础，而同时又不否定其独特性”，表达的就是对文学与其他历史条件之间关系的困惑。
      3. 宇文所安提出了一个更为深入和内在化的难题：在文学史中，理论上设定的史之线索——即使落足于文学本身——与文学本体之间似乎也无法契合无间。
   3. 反省文学史的视点所在，考虑文学中涵盖的层面作为其线索展开的天地，建立起自己的历史维度，对文学史自身学术传统要做到充分自觉。
   4. 文学史，我们不妨更多的作为一种文学历史演变的脉络来把握，它是更为学理化的、抽象的；而作为另一个学术活动的领域，对作品的诠释，不妨更重在它的完整、活泼的经验性，是更为艺术性的、具体性的。在文学史的线索里，我们理性的把握了文学历史演变的骨干，而在具体的作品中，我们感性的体验了文学内在的魅力与价值。
3. 三、脉络
   1. 中国文学传统的三个轴心时代：
      1. （一）先秦
         1. 儒家和道家都形成于先秦，它们是所有文士的精神传统。
         2. 当然，与文学最相关的还有“诗骚传统”，那个时代产生的《诗经》《楚辞》，他的影响非常之大，几乎中古时代所有的文学想象和造作，都被认为与它们有联系。
      2. （二）唐宋之际
         1. 近世文学的品评和判断，从创作者来讲也好，从评论者来讲也好，往往会在唐宋之间较论，最典型的比如：唐宋诗之论、唐宋古文之论还有核心文类的转移。
      3. （三）“五四”与新文化运动
         1. 要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必须放在一个世界的背景里看，中国文学是一个错综交和的世界文学格局中的一部分，而远不是诗骚传统或唐宋之争等议题就可以概括得了。
   2. 中国近现代文学轴心转折：
      1. 中国文学有悠久的历史，但无论在一般人眼里或学术教研体制内，都被分为“古代”和“现当代”两段。这种分隔，或者如有些学者所说的比较严重的“断裂”，其实是在一百年前的“新文学”开始时，那些当事人的自觉意识和主动倾向。文学历史上，在新潮出现之初强调差异与断裂，实属自然，这是经由否定的方式来肯定自我历史定位的策略。
   3. 文学观念及文学基本构成的异变：
      1. 1、首先，要看到近代以来西方文学观念的流行和地位。随着变化了的政治和文化形势，传统的文学观念在近代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最核心的便是异域的文学因素尤其是西方的文学经验进入中国的文学中，内在的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走向。新文学的作家们也关注“为人生”之类的话题，但这绝不是传统的文以载道，而常常是个人性的；再者，这个“为人生”的资源往往来自域外而非传统。
      2. 2、现代中国作家，生存环境发生彻底改变，“学而优则仕”的上升通道在1905年废科举后被破坏，文人在社会上安身立命的基础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变化，以往写作时业余事业，现在乃成为主要的人生道路。与此相配合，近代的文化制度也提供了近现代形态的文人发声和存在的可能。
      3. 3、就文学作品而言
         1. （1）首先当然是语言，近现代的文学语言，趋向白话文而背离文言是一个基本方向。此外，还有一个特别的情形，即多种语言表达的混杂并存：最一般的是白话和文言的兼作，再就是运用不同语言来创作。
         2. （2）其次是作品的主体和内容，较之以往，显见不同。
         3. （3）再次，这些作品流露出浓重的浪漫情绪。如果说现代文学之主题内容体现了现实性，那么文学风貌则体现出强烈的抒情性 (？)。
      4. 4、作品的流通，在现代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 （1）抄本文化时代，作品依靠传抄流通。
         2. （2）印刷时代中文人文集的刻印，固然可以帮助读者留下较为完整的印象，但这对于创作者的影响是有限的，事实上，近世的文学传播，尤其是后代承受前代的文学影响，更多是通过体现特定的美学趣味或文化旨意的选择。
      5. 种种情形，似乎提示着现代文化的萌生空间甚至远在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之域外。这与中国文学向世界敞开的的历史进程，恰似相合。这是所谓“世界文学”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面，文学在哪里创作出来固然仍有意义，但文学的灵感和资源根本无法以特定的地狱、种族来界定。这或许可谓之为现代的文学传统意识“魂飞天外”的特质。从既往的文学始终可以理解，任何一个作家都不是按照时下所谓文学式的构架去理解文学传统的，他们都有自己的文学认同。
   4. 古今文学体式类型的变化：
      1. 1、 现代中国文学的主导体式无疑是小说，而这其实是传统中最受贬抑的文类。与此相应的是诗歌作为核心文类的变化。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文学类型，从六朝以下都是诗歌，而现代变化最大的文学类型恐怕也是诗歌。
      2. 2、传统的诗体逐渐边缘化，成为个人性的或者离散型群体的文学类型。
      3. 3、翻译文学在现代中国文学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域外文学尤其是西方文学，是现代中国文学最重要的精神传统，它滋养了“五四”之后数代中国文学家，在这个意义上，域外文学的译介便有了特殊的价值。林琴南虽然强烈反对白话新文学，但林译小说却无异是中国文学走向现代的重要表征之一；而现代的杰出作家几乎无人没有从事翻译的经验。白话的现代文学语言糅合了汉语传统和西方文法，在大量的翻译中得到实践乃至成熟的机会，可以说，现代翻译文学在白话文学语言的锻炼上，大有贡献。
   5. 至此所涉及的各方面，如文学观念的变化（文以载道到言志抒情）、作者和读者的身份变化（贵族士人到科举平民）、文学语言的刷新（骈偶到古散），文学类型的消长（赋到诗及俗文学的兴起）、流通方式的改变（抄写到印刷）、翻译的盛行和影响等等，在既往的文学史上，都曾经发生过；但没有任何一次变化是如此集中而交错，在如此有限的时间里，这样的变化根本性地改变了文学的生态和格局。